

## 【万米---十八】

秦明的年假请了十天，去的时候，他心潮暗燥，回来的时候，他平静深笃。

秦明从不戴项链，但此时他的衬衣领口下，藏着一条轻细挂链，上面坠着静待兑现的甸甸诺言。对脖侧的些许异物感秦明早已完全适应，坠物自然停留在和心脏同高的胸口处，暂时代理着林涛的空缺。

从廊桥出来的时候，李大宝正等在值机柜台旁，一边接过他的矮箱一边念叨，

“老秦，你赶快跟林涛说一声吧，他等到大半夜了还没睡呢，十分钟前刚问过我。”

“我已经告诉他了。”林涛在终于守到秦明平安落地后的消息后，按下好字的发送键就再也熬不住直接睡了过去，

“嗯...”李大宝仔细打量着秦明，十天不见，总觉得他似乎有着一种形容不出来的变化，和之前那段时间一直故作镇静却又有些游离孤独的状态看起来完全不同，现在的他就好像有一层细淡的柔笃浮于周身，虽不热烈，但十分稳健，

“这见过了林涛就是不一样啊，看你都觉得跟刚从蜜罐里捞出来一样。”

秦明抿了抿嘴唇，并没有答话，脸颊却不受控的腾出薄红，李大宝看的一愣，心里一抖，

“嚯，这是怎么个情况，林涛给你吃了什么灵丹妙药？”

秦明不自觉伸手覆上了衬衫下的那枚戒指。

有种灵药，名叫爱情。

那天午后的停车场，秦明并没有立刻回答林涛，伴着掷地有声的六个字一起奔涌冲荡进头脑的热潮却让他更加清醒，他涨红着脸直接将头埋进了林涛怀里，感受着对方轻拍自己的背脊，

“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但还是自顾自的说了这种话，”林涛似乎也没有在等回复，他的声音继续在耳边轻柔响起，秦明抬起脸，看着他眼神中浮起的一层疼惜，

“...而且如果你就这么答应了，对你来说也太不公平，”说着他轻吻过秦明的唇边，

“所以在我能说服我爸妈接受之前，你一定别答应我，不然事情在我这里都太简单了，我会飘飘然的。”林涛的脸上随着这句话露出了少年般的笑意，他深知秦明早就给了他最为明确肯定的答案，

“...哪里简单了...”秦明伸手摩挲着林涛眼下的一小片乌青，眼神中也染上了同样的疼惜色彩，凑近前去吻过对方的眼角，

“不过...至少你要先回家。”

两个人回到市里的公寓时，天色还没有全黑，伦敦的夏季是林涛最喜欢的季节，他总会笑着和秦明调侃，在这里夏天省下的电费到了冬天又会全补上，夏季里晚上十点天色依旧水蓝，冬季里不到上午十点天边难以见亮。打开门挂好钥匙，林涛没来得及换下制服就走进了厨房，他问着秦明饿不饿，一边从冰箱依旧满当的食材中不时拿出几样，计划着晚上做点什么。只是秦明一直没有答话，林涛有些疑问的往厨房门外看了一眼，把抱了满怀的东西放在灶台上正要去客厅找他，却在转身的时候发现对方出现在了门边看着自己，他立刻露出笑意，

“想吃点什么？”

秦明看了一眼林涛身后台子上堆起的花绿包装，并没有答话，而是直接走了过来靠近他胸前，

“累了吧？要不要先去睡会？”林涛的双臂自然环过了秦明的腰间，他依旧没有答话，但下一秒的举动让林涛有些怔愣，他感受到秦明抬起头凑近前来吻住了自己的喉结。

温软热意伴着轻柔湿舔，不断撩拨着这一小片敏感的皮肤，林涛不自觉地将环在秦明腰间的手臂收紧，喉结上的舔吻细密落下，五个多月来没能释放过的欲望在秦明更加贴近的瞬间迅速膨胀，感受到两相热意隔着罩裤紧贴，在布料包裹下细细摩擦，冲涌在意识中的热流让林涛身体一僵，环在腰侧的手臂收的更紧，秦明也顺势贴的更近，只是喉间的调吻还带着些许细痒，让林涛不禁笑着摇了摇头，他半眯起眼睛看着虽然停下了主动挑撩却不敢看向自己的秦明，眼神中藏不住的渴求汹涌四散，但并没有动作，

“怎么了？”等了几秒发现对方的异常安静，秦明抬起头看向了林涛，迎上这个露骨喧嚣的熟悉眼神时，血色瞬间染上了脸颊，

“你...”不等林涛说完，秦明先开了口，

“...是要和你...”然而真要说下两个字时，秦明的耳廓聚涌起鲜明的潮红，声音也弱了下去，不过林涛清楚他想要说什么，露出了笑意，

“刚才不是说至少要先等我回家。”林涛看着秦明再次微低下眼睛，睫毛的抖动像是刷在心底的羽扇，一阵毛躁热涌翻腾，双手顺着秦明的背脊下滑轻撩开还塞在裤子里的衬衫，

“我们已经回家了，”秦明抬起头，眼神认真，

“有你的地方就是家。”

“...你现在真的越来越危险了，”秦明的话轻声入耳，却有力拨响林涛最后一根情弦，秦明感到自己被人揽过满怀，转进了贴着灶台的那一侧，两个人短暂的对视爱恋迷乱，唇齿间认真纵情的热烈中，下方紧贴的热意似乎也更涨大了一些，

“我来告诉你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林涛的声音同时带来了耳垂上一阵湿热舔吮的酥麻感，秦明不自觉地漏出一拍喘息，

“嗯...我会...好好记住的...”

相互交缠的四片唇瓣就像是有着万有引力般的磁场，炙热蒸腾间粘合的更加紧密，看不到路的脚下伴着不断上涌的瘫软感，秦明每挪动一步都有些不稳，但谁也没有要放开的意思，两个人在步伐踉跄间吻却始终平稳紧密。几经摸索后秦明被靠在卧室门边时，两条罩裤已经纷乱的散落在厨房地面上，衬衫也半脱至臂弯，袒露的胸口与林涛的制服面料不断摩挲，却让秦明产生了一种异样的羞耻感，胸前的酥红更加挺翘敏感。

意识游离的边缘中，秦明感到转过门边进到室内，自己赤裸的背脊靠在了墙壁上，随着制服触感的短暂缺席，原本唇间的温热立刻包裹住胸前本就胀满欲裂的酥翘，快感瞬涌进血脉四散喷张，他不自觉的伸手想要捂住声带间再不可控的呻吟流出，然而奔涌的快感飞速超越了理智，脚下的麻软感让他几乎无法站立，秦明的全部气力只能支撑他将攥白的指关节半抵在唇间，

“...林...涛...”声带挣扎间，他费力的从细密喘息中挤出了这两个字，

“怎么了？”听到轻唤，林涛将秦明已经瘫软的腰肢有力揽过，温热的手掌隔开了他与墙壁的紧贴，随后半屈膝抵在了秦明的股间，支撑他脱力的双腿。看着秦明燥烈迷蒙的眼神，林涛细抚过他的脸颊，然后把人搂进自己胸前，脖颈处落下的吻轻柔慢铺，然而依旧摩挲在胸前的制服面料触感鲜明，秦明撑住意识直起身子，双手轻颤着解开一颗纽扣，

“脱了吧...”

“你帮我？”林涛看着秦明轻轻点头，原本环在腰侧的手随着他不断向下的动作反向上滑，停留在了依旧硬挺的酥红旁，

“...等一下...还差两个...”只是感受到手掌的热意贴合在周围，秦明解扣子的动作短暂僵持，双手又是一阵轻颤，林涛却被这个细微的动作粗暴的扯开了理智，对自己的触碰如此敏感的秦明，浑身都散发着浓烈四溢的诱人气息，

“等不了了。”五个多月来的等待，不断聚烈的欲望，终于突散澎湃。

制服被林涛直接从头顶脱了下来，剩下没解开的两枚扣子也被一起扔在了地上，秦明感到自己坠入一片软暖，床单上弥散着一种昨天没有留意到的香气，林涛新换的洗衣粉此时在他被无限放大的所有感官中都充斥着爱欲旖旎，紧密相贴的裸露肌肤间毫无空隙，有些微凉的手指穿梭出入在早已松软湿润的下体，他伸出手紧紧握住林涛的手腕，

“...我想...好了...”秦明的声音满含着恋烈，就像是一阵细密的电流涌过林涛的意识，他俯下身撬开了唇瓣，热意摩挲间轻声问道，

“...嗯？”

“我...唔...现在...就想答应你...”交缠在一起的舌尖伴随着下体不断上涌的快感汇聚，让秦明的话语更显含混不清，但林涛听得十分清晰，

“答应我什么？”林涛的吻爬上了秦明的颈侧，又向下走上了酥红，身下漏音的细喘让他还紧磨在被手指细密开垦过的湿软边缘的热意更加硬挺，

“跟你...结...唔...”下半个字还没有说出口，秦明从声音到意识，从下体到心间，同时被一股热意填满，内壁紧紧拥抱着深探进来的热欲裂涨，无缝隙的严密包裹就像是林涛一直以来所给予自己的呵护，瞬间突涌的一下冲顶仿佛顺着背脊直接撞进了头脑，他在被痉挛感夺取理智的最后一丝意识清醒间，还是说出了后半个字，

“...婚...”

这个字也跟着撞开了林涛的弥漫心潮，五个多月来压抑难舒的思念欲望终于可以再无保留的尽情释放，一下一下更深埋进承载着自己全部爱恋的温热身体，灌漫

进体内的白潮就像是渗透了血液，串流浸润每一个细胞，秦明在已经不能让他继续思考的快感涌填中，始终紧紧握住林涛的手，指缝间扣住的温度伴随他跨过层叠不断的爱欲高峰，红艳烈燥的颊色被半张开的唇间渲染，林涛甚至觉得此时这股呼出的气息都散发着恋色粉晕，他忍不住低头将唇间的热潮含住，随着压低的身体和胸前再次贴上的酥红挺翘，他只感到下腹间立刻被又一股热流沾浸，秦明细颤着发出一声并不清晰的呻吟，跟着全身僵直，有些羞愧的想要别过头去，却被林涛依旧没有停下的深吻牢牢锁住，

“秦明...”对于现在的秦明来说，只是林涛的声音都足够让他快感上涌，

“...如果不行就告诉我。”话音伴随着又一次深滑涌顶进体内的涨热一起传来，秦明的声带间也跟着滑出一声喘息，

“...我受得了...”林涛看着秦明意识迷蒙中依旧紧盯着自己的爱恋眸色，随着自己在他体内的每一次抽插而半张开的唇瓣，头微后仰中光线里规律起伏的喉结，一点一滴每一个细节，都在秦明的无意识间肆意撩拨着自己的欲望，

“...你这样是犯规。”林涛说着也吻过了秦明的喉结，酥麻感顺涌上双臂，秦明微颤中抬起手捧过林涛的脸颊，直视他的眼睛，然后探起头轻吻他的唇角，

“...所以你要怎么办？”

“嗯...罚你跟我过一辈子。”林涛把人抱起来坐在自己的腿上，身下还留在体内的热意随着压下的体重冲顶更深，秦明身子一软搭靠进林涛的颈窝，

“我愿意。”他终于把这三个字说出了口，林涛知道秦明在真正回应的问题不仅仅是这一个，他低下头深深吻过怀里的人，

“答应了就不能反悔。”

“嗯，绝不。”这个回答简短却干脆有力，秦明的双臂环过林涛的颈侧，埋在身体里的直挺深热上下颠荡，更漫入涌进的热流仿佛涓涓注入绝不二字的加强剂，秦明在已经不能连贯的呼吸中，依旧不断重复着这两个字，

“...绝...不...”

第二天秦明醒来的时候，窗外已经擦亮，林涛的怀抱细密包裹，把自己全身心呵护其中，意识还没有完全清醒中，腰间的酸痛感却清晰强烈，但与之相比更为鼓噪的，是持续到深夜的爱恋喧嚣，仿佛余韵未散般秦明的脸颊还在涨红着潮热，他抿了抿嘴唇正想要再闭上眼睛，却突然心里一惊，林涛今天的值飞不能迟到，他想要起身看一下时间，然而腰肢的揪酸无力让动作有些迟缓，正微微皱眉间感到酸痛处传来轻柔的按压，

“不用担心，发出的替班申请有人回应了，”林涛说着睁开眼睛看向秦明，随后在他头顶吻过，

“去年的圣诞假我也还攒着呢，今明两天应该就能有回复，”腰间的按压细揉均匀落下，不适感慢慢缓和，

“我会一直陪你到回去的那天。”

“不会影响到你吗？”秦明靠回了林涛的怀里，声音有些细闷，

“当然不会，入职到现在，我一次没请过假呢，圣诞最忙的那阵还替班加飞了很多趟别的航线。”

提起那段时间，秦明不禁想到了苏渺在电话里说过的事情，心里一阵酸涩，那时他还远在澳洲空培，虽然每天都在叮嘱林涛注意休息，但也知道他就算再忙再累也不会向自己展现负面情绪，

“你有想去的地方吗？”林涛换了手，腰间的按揉转到了另一侧，

“哪里都行。”揪酸不再撕扯，困倦感阵阵复归，秦明微微闭上了眼睛，声音也有些缥缈，

“再睡会吧，时间还早。”林涛看着他依旧疲累的样子，又把入往怀里揽了揽，也轻闭上眼睛，再次睡着前，他还在想着秦明的话，随后露出细淡笑意，环抱的双臂也跟着收紧。

去哪里其实并不重要，身边有爱恋作陪，处处都是风景。

之后的时间里，两个人每天如影随形，他们并没有去苏格兰高地，林涛不想秦明奔忙于旅途劳顿，手牵手再次走过曾经一起漫步又或者全新体验的伦敦，也都因为关系的又一层升华而显出了完全不同的色彩。

秦明每天早上会在林涛去泡咖啡时给窗外的花饰浇水，偶尔也会盯着街心花园里茂密树丛中穿梭的松鼠，每当看的入神间，林涛都会安静的从背后环过他的腰侧，阳光下窗前的晨露清新中陪伴静逸温馨，厨房里厮磨的耳鬓唇边也总会让早餐的准备时间在不知不觉中缓慢拉长。

天气好的时候，他们会出门四处闲逛，两个人在伦敦的足迹也扩展到更加广阔细致。林涛租的公寓临近Tate Britain，作为泰特旗下的不列颠分馆，展示的内容也更加专注于英国本土优秀艺术家，其中以威廉透纳的众多作品为主要馆藏，也还陈列着沃特豪斯色彩中的忧郁少女们。相比大型热门美术馆中的络绎人群，这里相对沉静平和，馆院本身也仿佛一件艺术品，外墙建筑风格还保持着历史原貌的雕砌，馆中设计内敛不失现代，白墙廊洞间藏着简单的铁艺螺旋楼梯，除此之外，林涛特意提前在美术馆里的餐厅订了座位，餐厅的内饰墙体被一整副画作点缀，半圆形的开窗前摆放着艺术雕塑，从头盘到餐后的一杯咖啡，菜色精致味道醇厚，秦明看着林涛确认过温度后把杯子推到眼前，笑意明显，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因为离家不算太远，也是之前乱走的时候发现的，觉得你肯定会喜欢，”林涛说着又看了看墙壁上的画作，

“你要是喜欢，以后也可以把家里改造成这样。”



“嗯...” 秦明似乎是在认真的思考着这个提议，随后他看向林涛，眼神认真，

“好，等你回来。”

其他时间里，他们会从演说家角到艾森豪威尔雕像沿着历史路线找寻，也会随意进到一间路边酒吧品尝苹果Cider，他们会在观赏西区新歌剧的两席间十指相扣，也会在情调浪漫的餐厅里对坐烛光，他们会在威斯敏斯特桥的夜色下亲吻，也会在某天穿行的街道上跟着两只鸽子不快不慢。

天气不好的时候，两个人会一起靠在沙发上听雨，林涛会听秦明讲述小时候的事情，秦明会听林涛说着新公司里的近况。阴雨天气让沙发前亮起的暖灯更显柔和，紧密依偎的体温细述着爱恋浓厚，秦明总会在这个时刻有些恍然，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已经和林涛在一起生活了很久般，梦幻中满溢真实，真实里又暗藏他不愿去想的离别，

“林涛，” 临行前一天，屋外又下起细雨，他们也没有出门，秦明看着刚过中午却阴沉的天色，突然有种即将梦醒的慌乱感，

“明天...” 他有些说不出走字，林涛看着他的眼神，将他抱进了怀里，秦明心底的嘈杂也一样在他心里翻腾，紧密的拥抱中谁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林涛吻过秦明的耳廓，

“稍等我一下。”

秦明缩在沙发上，看着林涛起身走进卧室，一阵细碎响动后，他又回到了沙发前，但没有急着坐下，而是蹲在秦明身前，半仰起头看向他，藏在身后的手伸出平展，上面静躺着一个黑色丝绒方盒，

“打开看看吧，” 林涛的声音轻柔，眼神被亮起的暖光染上了熠彩，秦明其实已经猜到了里面放着什么，但伸过去打开的双手还是有些颤抖，随着盒盖开启，里

面并肩挨着一对铂金素圈，林涛看着秦明的眸底迅速腾起一层细薄的水雾，笑容更深，他伸手轻抚对方的眼角，

“我还在上面刻了字。”

秦明拿出了其中的一枚，看了看戒圈里镌刻在一起的两个首字母，抿了抿嘴唇，他仔细感受着并不磨手的刻痕，然后看向林涛，

“你什么时候买的？”

“你跟我说王姐同意代任的那天。”

那时秦明在电话中难掩愉悦的语气他到今天都还记得，鼓噪难安的种种心情堆积下，林涛却清晰了一个念头，那天偶然间路过Hatton Garden，各类橱窗里满目的珠宝陈列就像是不断蛊惑着那个念头的智慧果，他没再犹豫，直接推门走进了其中一间摆满了对戒的店铺，一个星期后手里拿到戒指盒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的内心是那段时间以来最充实平和的一刻。

林涛的脸上笑容依旧明亮，他看着秦明微低下头，将手里这枚圈环紧紧握在手心，也伸手捧握住这个半拳，

“等到能心安理得接受祝福的那天，我再亲自给你带上。”

秦明抬起脸，凑近吻过了林涛的唇角，

“我想带走你的那枚。”

轻细的铂金链是店家一起包进来的赠品，林涛那时并不知道有什么用，就随手放在了戒指盒的盖兜里，他将细链抽出解开，把自己的那枚戒指穿过，探直身子环过秦明的颈侧，将链头扣好，又轻抚坠在胸口处的戒圈，然后握住秦明的左手指尖，吻过无名指，

“这样就是我在陪着你了。”

秦明的双臂跟着环过了林涛的颈侧，唇齿交缠中掺杂的不舍离别，让温度和心潮也越发汹涌，林涛的手已经游走到了秦明的裤线边缘，

“你明天还要飞长途。”手虽然暂停在腰侧，吻却走上了耳垂，

“这次我只是乘客。”秦明也没有松开环绕的手臂，

“嗯...但你今天还是应该早点休息，”林涛说着将人放躺在沙发上，顺便看了一眼挂钟，低头又吻了下去，同时解开秦明衬衣的第一颗纽扣，

“不过到晚上之前，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临行前的上午，阴雨已散天气晴朗，林涛放好秦明的矮箱，坐在开启的后备箱边，工作日的这个时间，住宅区的道路上没什么行人，他顺势伸手揽过了还站在一旁的秦明，随着腰间的牵引，秦明整个人贴在了他身前，

“都放好了？”他微低着头看向林涛的眼睛，

“嗯，就等苏渺把让带的东西送来了。”林涛笑着答道，

“因为是要带给老师的，我不好推脱。”秦明伸手细抚林涛的脸颊，

“老机长年纪也大了，苏渺在这边回去一趟不容易，你能多去看看也好。”他轻吻过秦明的唇边，

“...那你不回家看看吗？”秦明有些迟疑中，还是小声问道，

“我计划年底回去，正好可以用上今年的年假，”林涛的眼里还含着笑意，

“最近我爸态度缓和了不少，接到我电话的时候声音都显得响亮，表姐也说有段时间没再逼着他们让我回去相亲，苗苗之后虽然学乖了，但小孩子一开心起来还是会忘事，偶尔提过你两次，他都没发作，感觉算是一个好兆头。”随着双臂收紧，秦明在身前贴的更紧，

“...其实我在想，”秦明说着抿了抿嘴唇，

“我需不需要去看看他们？”他问的认真，

“等我先回去看看吧，而且就算你要去，也得是我陪你一起，让你自己去我不放心。”林涛也认真的回望着他，

“好，听你的。”秦明低头在林涛唇边吻了一下，但没等他收回来，对方凑的更近，一个吻结结实实的落在两唇间，秦明顺势又靠回了林涛身前，细密轻柔的亲吻间，身后响起了熟悉的女声，

“我说二位，光天化日的注意点影响。”

林涛越过秦明的肩膀，就看到了苏渺一脸无语的站在不远处，秦明半转过身，林涛的手还停留在他的腰间，

“东西给你们，我先走了，简直没眼看。”

苏渺说着把一个口袋放在了路边的地上，直接转身挥了挥手。

林涛依旧把秦明送到了登机口，但这一次他没有再找无人的办公室，而是在登机的队伍只剩零星几位乘客排队时，大方的揽过秦明轻吻颊侧，

“到了告诉我。”

秦明瞬间涨红了脸，却没有试图离开怀抱，抿着嘴唇不去看林涛，然后点了点头。

飞机早已顺利推出，此时的登机口也停上了下一趟值机，林涛却依旧站在这里，盯着航班不断起降的跑道出神，秦明走前站在廊桥里的那句话还回荡不绝，

“我等你回家。”

“老秦？老秦！”

李大宝的声音唤回了秦明飘远的思绪，他侧头看了过去，

“怎么了？”

“那边，是在等你的吧？”顺着李大宝手指的方向，秦明看见工作区的通道口外，潇潇的身边站着一大一小两个人，小一点的那个，正一脸兴奋的冲自己挥着手，

“苗苗？”